



列傳卷第五十八

宋史二百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鑾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狄棐子遵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孫冲

崔鐸

田瑜

施昌言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振器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知分

宜縣歷開封府司錄知壁州道長安爲寇準所厚準復入相乃薦通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直昭文館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進給事中徙天雄軍會給郊賞帛不善士卒譁譟趣府門棐不能治事聞命侍御史劉夔按視未及境衆不自安棐馳白夔請給以行河事夔至與轉運使李絳誅首惡數人棐坐罷懦降知隨州徙同州勾當三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

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棐棐奏錄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其爲政愷悌不爲表襮死之日家無餘貲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卽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爲以父任爲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

嗜杜甫詩嘗讀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  
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  
有集十二卷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  
誦進士及第補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  
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  
邑人爲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  
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  
佐郎知分宜縣徙知賓州縣吏死子幼贅婿僞爲券冒  
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

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  
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  
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  
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秘書少  
監知廣州捕斬賊馬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  
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  
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明堂遷刑部  
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即  
錢塘城北治園廬日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  
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

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  
小不憚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  
頤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  
其子孫為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為  
意孫沔知杭州榜其田土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庶  
稱蓋為絜所累絜終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淮南轉  
運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  
勘官不為常職滿歲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  
書言刑法重輕以尚書出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

司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而錢惟演督修天津橋  
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入為殿  
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  
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  
政者多進用遂擢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  
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以贖論久之遷天章閣  
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閻文應獻計以藥化  
鐵成銅可鑄錢裨國言祖德言為銅法所禁而官自  
為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知兗徐蔡州永興軍徙鳳  
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州累遷右諫

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以疾得潁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卷祖德少清約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而妻悍反資以財而出之子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進士及第為巴州軍事推官會蜀寇掠隣郡若谷攝州事率衆為守禦備賊乃引去調全州軍事推官入見真宗識其名顧曰是嘗在巴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濠陽縣三司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若谷歲餘所鑄贏三十萬

知慶州歷江湖淮南

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人為三司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緡錦市蕃部馬前守輒罷之若谷以為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而馬入歲增提舉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樞密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閣學士徙杭州會歲飢斥餘廩為糜粥賑救之權判吏部流內銓知洪州累官至尚書左丞致仕若谷素為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不激訐

取名云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曆數嘗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爲最安處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瀆遂爲眉州人揚休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爲同州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衣冠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爲樂工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改秘書丞爲秘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

失盜出知宿州頃之召入爲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其言判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內出香祠温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司承誤不以聞帝嘉之兼勾當三班院爲宗正寺脩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卒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所得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胄

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爲人慎默世未常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命尤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謁告歸鄉別墳墓揚休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貧窶之人尚在皆曰昌言來必賙我矣揚休卒不揮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宗謬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

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制誥爲史館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修飭復降監江州稅士衡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白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叅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上導河形勝書三卷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



之又累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  
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  
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  
知亳州遷潁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閣門祇候李康  
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  
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  
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  
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  
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  
年六十九五子仲昌最知名銳於進取嘗獻計修六

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父惟簡太常少卿洞爲人  
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  
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  
政事顯旣誦書日數千言爲文甚敏未冠睜然有聲  
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爲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  
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太息思開中外之謀洞以  
布衣求上方畧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  
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  
民劉甲老強弟柳使鞭其婦旣而投杖夫婦相持而

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卽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士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錄殊琬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劄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洞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爲館職居之學士院充秘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一方口

日蕃民去爲僧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勳榮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家禁毋樵採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謚爲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竟從抃等議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廢沒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

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垂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一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別立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仁宗以爲知經會覆致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

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強者遂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蚕桑契丹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爲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師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沉默爲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

者絕意致書歐陽修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冲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爲言遂聽政命政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英宗意解詔訊祈國公宗說微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

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怨洞痛詆訾言上亦起藩邸賴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英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荐飢徵民積歲賦洞爲奏免之又民輸油絹不中度者舊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輸錢民便之移淮南轉

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輸洞復命輸錢官爲糴麥不踰時而足洞在棣時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鈞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調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徙知彭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父益以不法誅仕衡亦坐除名後會赦寇準薦其材盡復其官

領渭橋輦運通判邠州再遷秘書丞徙知劍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即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劍門既而賊陷漢州攻劍州州空無所資即趨劍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鈴轄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乃乘驛入奏擢尚書度支員外郎賜服緋魚已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降監度州稅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邊率高其直而售以解鹽商利益博國用日耗請調丁夫轉粟而輦鹽諸州官自鬻之歲可得緡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斂

之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後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不聽  
遂行鼎議而關中大擾乃罷鼎度支使以仕衡爲荆  
湖北路轉運使徙陝西初歲出內帑緡錢三十萬助  
陝西軍費仕衡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真宗謁陵寢  
因幸洛仕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西  
朝廷以爲材召爲度支副使上言關右旣弛鹽禁而  
永興同華耀四州猶率賣鹽年額錢請減十之四詔  
悉除之累遷司封郎中爲河北轉運使又奏罷內帑  
所助緡錢百萬建言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而民  
艱於得錢悉預假於里豪出倍償之息以是工機之

利愈薄方春民不足請戶給錢全夏輸帛則民獲利  
而官用足矣詔優其直仍推其法于天下封泰山獻  
錢帛芻糧各十萬見于行宮遷右諫議大夫祀汾陰  
又助錢帛三十萬乃命同林特提舉西京陝西轉運  
事權知永興軍進給事中踰月以樞密院學士知益  
州頃之河北闕軍儲議者以謂仕衡前過助封祀費  
真宗聞之以爲河北都轉運使駕如亳州又貢絲綿  
縑帛各二十萬後集粟塞下至鉅萬斛或言粟腐不  
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腐也棣州汚下苦水  
患士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旣而大水沒故城丈餘

南郊復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言者以爲不實仕衡乃條析進六十七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卽其羨餘帝不之罪謂王旦曰仕衡應粹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卽辦亦其所長也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移五萬斛濟京西遷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雄軍民有盜瓜傷主者法當死仕衡以歲飢奏貸之盜起淄青間遷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群盜妻子寘棘園中仕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入爲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以賜之乃更陝西入粟法使民

得受錢與茶舊市羊及木責吏送京師而羊多道死木至湍險處往往漂失吏至破產不能償仕衡乃許吏私附羊免其筭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直遷吏部侍郎仁宗卽位拜尚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築大隄以障水患徙潁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婿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左衛大將軍卒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

府子不緒蔭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衡歸老不緒時爲尚書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廷以爲郎故事不許請削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居十餘年仕衡死服除久之不出大臣爲言起僉書永興軍節度判官事歷通判永興軍同州知解州興元府華州累遷司農卿致仕卒不緒居官廉靜不爲矯激家多圖書集歷代石刻爲數百卷藏之

李溥河南人初爲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時天下新定太宗厲精政事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職事溥詢其目請退而條

上命至中書列七十一事以聞四十四事卽日行之餘下三司議可否於是帝以溥等爲能語輔臣曰朕嘗諭陳恕等如溥輩雖無學至於金穀利害必能究知本末宜假以色辭誘令開陳而恕等強愎自用莫肯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蓋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帝以爲然悉擢溥等以官賜錢幣有差溥爲左侍禁提點三司孔目官請著內外百官諸軍奉祿爲定式加閤門祇候催運陝西糧草赴清遠軍還提舉在京倉草場勾當北作坊齊州大水壞民廬舍欲徙州城未決命



溥往視遂徙城而還又與李仕衡使陝西增酒榷緡錢歲二十五萬三遷崇儀使景德中茶法旣弊命與林特劉承珪更定法募人入金帛京師入芻粟塞下其東南茶皆倍其數卽以溥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事使推行之歲課緡錢果增其舊特等皆受賞溥時已爲發運副使遷爲使仍改西京作坊使然茶法行之數年課復損於舊江淮歲運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溥乃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畜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爲長隄自是舟行無

患累遷北作坊使時營建玉清昭應宮溥與丁謂相表裏盡括東南巧匠遣詣京且多致竒木怪石以傅會帝意建安軍鑄玉皇聖祖溥典其事丁謂言溥蔬食者周歲而溥亦數奏祥應遂以爲迎奉聖像都監領順州刺史遷獎州團練使溥自言江淮歲入茶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并言漕舟舊以使臣若軍大將人掌一綱多侵盜自溥併三綱爲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司察大中祥符九年初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纔失二百石會溥當代詔留再任特遷宮苑使初譙縣尉陳齊論榷茶法溥薦齊任京官御史中

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豪民子不可用真宗以問執政馮拯對曰若用有材豈限貧富帝曰卿言是也因稱溥畏慎小心言事未嘗不中利害以故任之益不疑然溥久專利權內倚丁謂所言輒聽帝嘗語執政曰羣臣上書論事法官輒沮之云非有大益無改舊章然則何以廣言路王旦對曰法制數更則詔令牴牾故重於變易囚言溥嘗請盜販茶鹽者贓仗皆沒官已可之矣帝曰此特畏溥之強不敢退却自今雖小利言亦宜詳究行之溥既專且貪繇是寢爲不法發運使黃震條其罪狀以聞罷知潭州命御史

鞠治得溥私役兵為姻家林特起第附官舟販竹木奸贓十數事未論決會赦貶忠武軍節度副使仁宗即位起知淮陽軍歷光黃二州復以贓敗貶蔡州團練副使久之監徐州利國監以千牛衛將軍致仕卒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柰何為一月邪湘懼無以給遣則遂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音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

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使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為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為則所料湘為河北轉運使奏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僉書具州觀察判官事後以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權茶就知睦州徙温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平籍為羨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真宗幸亳還擢三司度支副使初丁謂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貴顯故則驟進用至是謂罷政事出則為京西四轉運使遷禮部郎中部內民訛言相驚至遣使安撫乃定坐是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之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入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授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為辨活者九人復為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寧初坐丁謂黨謫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權吏部流內銓坐失舉復為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監法人使之

初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公嘗就則假官舟販鹽  
又以其子為名祈買看場至是張宗誨摘發之按驗  
得實出則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  
隨上疏言則奸邪貪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  
今以罪去驟加美職何以風勸在位後徙杭州再遷  
兵部侍郎致仕卒則無廉名喜交結尚風義丁謂貶  
崖州賓客隨散落獨則間遣人至海上饋問如平日  
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為衆人講易  
得錢十萬絳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  
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昌期者嘗註易詩書論語孝

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周公初用薦  
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置府學奏改  
祕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卷嘉祐  
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賜緋  
魚絹百疋歐陽脩言其異端害道不當推獎奪所賜  
服罷歸卒

薛顏字彥回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為嘉州司戶  
參軍代還引見太宗顧問之對稱旨改將作監丞監  
華州酒稅以祕書省著作佐郎使夔峽疏決刑獄還  
改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閬二州擢三司

鹽鐵判官河北許置糧草初丁謂招撫溪蠻有威惠部人愛之留五年詔謂自舉代謂薦顏為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峽以拒王師而民居不便也顏為復其故城宜州陳進反命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河中浮橋歲為水所敗顏即北岸醜上流為支渠以殺水怒因取渠水溉其旁田民頗利之坊州募人鍊礬歲久課益重至有破產被繫不能償者顏奏罷坊礬則晉礬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北歷知河陽杭徐州累遷光

祿少卿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晝劫人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仁宗即位遷給事中丁謂分司西京以顏雅與善徙知應天府又徙耀州部有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鬪之積數年為鄉人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卒于家嘗屬杜衍為墓誌衍却之仁宗聞其事他日謂衍曰薛顏有醜行卿不欲誌其墓誠清識也孫向自有傳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以父蔭爲太廟齋郎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監在京權貨務三門發運判官元爲吏強敏尤能商財利慶曆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至則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朝廷以爲任職就遷副使遂以尚書主客員外郎爲使進金部特賜進士出身遷侍御史嘗欲與施昌言分行二浙江南調發軍食仁宗聞之語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損歲漕百萬石而

元與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爲功非朕志也下詔戒飭旣而元欲專六路財賦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部不從請以六路轉運司自隸旣可之矣而轉運使多論其罪事遂寢擢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楊越秦州卒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剝爲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爲王堯臣所知發運使治所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權巨艦與之卽小官悍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元自以爲當然無所愧憚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爲簡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旣上雨後雖凶旱多隱之以成前奏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擢開封府推官出提點兩浙刑獄衢潤州飢聚餓者食之頗廢農作請發米二萬斛賑給家母過一斛後徙淮南轉運副使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濬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牐召伯埭旁人以爲利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爲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未踰月得疾仁宗封

賜之使未及門而卒

孫冲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舉明經歷古田青陽尉鹽山麗水主簿嘗并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冲援古制以書于宰相不納後舉進士登甲科授將作監丞歷通判晉絳保州坐與保州守事降監吉州酒累遷太常博士河決棣州知天雄事寇準請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甚危治堤不若塞河爲便遂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爲樞密使卒徙州信陽而冲坐守護河堤過嚴民輸送往來堤上

者輒榜之爲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冲復上書言襄州非便著河書以獻會京西蝗真宗遣中使書勸至三怒冲不出迎乃奏蝗唯襄爲甚而州將日置酒民意帝怒命卽州置獄冲得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之時使者猶未還帝悟爲追使者答之以侍御史爲京西轉運塞滑州决河權知滑州參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策欲盛夏興役冲言徒費薪捷困人力雖塞必决遂罷知河陽累遷刑部郎中歷湖北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猝守佐堂下劫之約

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入判登聞鼓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直史館知河中府從潞州復爲河東轉運使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復知潞州遷翰林院學士及徙同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遷給事中喪明卒冲爲吏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鈎距多得事情然無家法晚節尤寡廉聲孫永自有傳崔嶧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



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劔門以察奸人  
事旣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塢嶧  
更用州兵代其役文州蕃卒數剽攻邊戶守臣慮生  
事多以牛酒和遣嶧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  
伺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  
戶部判官河東轉運使會更錢法潞州民大擾推其  
首惡誅之人心遂定後爲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  
爲河東都轉運使遷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  
御史言宰相陳執中縱嬖妾殺婢命按治嶧以爲執  
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妾殺之頗左右執中卽授

龍圖閣待制知慶州羗井坑族亂潛兵討平歷知同  
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嶧所  
至貪好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  
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舉進士歷袁郢合三州軍  
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鹿邑建陽縣徙知蒙江二州  
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慶曆中  
歐希範誘溪洞環州蠻叛上以瑜習知南方事就除  
荆湖北路轉運使瑜徼屬郡募民擊賊又督轉粟以  
守要害故兵所至皆不乏食賊勢大挫徙兩浙轉運

按察使杭州龍山堤歲決水冒民居輒賦芻塞之瑜與民約每芻十束更輸石二尺率五歲得石百萬爲石堤堤固而歲不調民加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累遷諫議大夫權三司戶部副使儂智高犯邕瑜條上用兵禦賊十事智高平召對便殿具言南方山川險要所以備守之策乃以爲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還糾察刑獄同判吏部流內銓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城中有殺人投屍井中者吏以其無主名不以聞瑜廉得之大出金帛購賊後數日隣州民執賊以告屬歲凶多

盜瑜立賞罰設方略捕格之境中肅然徙知澶州皆登疽卒瑜謹厚少文而於吏事頗盡心然御下急無廉稱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舉進士高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滁州後以太常博士召試館職不中選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太平州上政論三十篇入爲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安撫淮南還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言事者以爲濱棣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邊以待契丹詔昌言與臣官楊懷敏往視懷

敏以爲當城如邊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數移徙城之甚難而無利契丹未渝盟先自困非便也或請於麟府立十二砦以拓境又詔昌言以明鎬張元度可否昌言獨以爲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至今餽守者徒以畏蹙國之虛名今不當又事無利之砦以重困財力就除知慶州在州所爲不法語徹朝廷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追發湜罪湜坐廢昌言亦降知華州歷知滄州河陽移河北都轉運使議塞商胡埽決河令復故道與北京留守賈昌朝累論徙江淮發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又知廷州召還會塞六塔河以爲都大修河制置使辭弗許加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後事河決奪一官知滑州又知杭州加龍圖閣學士復知滑州以老求罷乃以知越州至京帥卒昌言爲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出婢子爲優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恠問之則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其治家如此論曰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以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爲名臣終鮮大過考其行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言正論爲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

而下十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  
恥之

列傳卷第五十九

宋史三百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是脫脫等奉

勅修

楊偕

王汾

子鼎

杜杞

楊畋

周湛

徐的

姚仲孫

陳太素

馬壽  
杜曾附

李虛已

張傳

俞獻卿

陳從簡

楊大雅

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  
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為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  
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

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  
瓦石爲黃金者乎就偕試之旣驗欲授以方偕曰吾  
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  
出戶失所之在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召  
試學士院不中改永興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西  
邊事復召試不赴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審刑院  
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宋綬薦爲監察御史改殿中  
侍御史與曹修古連疏言劉從德遺奏恩太濫貶太  
常博士監舒州稅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  
御史爲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

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旣出偕止罰金乃言願得與道  
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爲后偕復上  
疏諫上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李  
良以罪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偕以謂致仕用優賢  
者不當以寵罪人又數論陞降之弊仁宗嘉納之判  
吏部流內銓徙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  
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贓數萬守恩流嶺南明年  
丁母憂願終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元  
昊反劉平石元孫戰沒偕聞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曰  
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

俟比書至賊已解去夏竦爲陝西經畧使請增置土  
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偕言方關中財用乏復增士兵  
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士兵亦未能減戍兵  
東歸第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爲解爾竦復奏偕不忠  
沮邊計偕爭愈力時陝西議立五保偕又以爲擾民  
疏請罷之徙陝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  
之民募爲兵偕復言方今兵不爲少苟多而不練則  
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偕  
論常如此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密詔  
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

士不用命今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逖逸及臨陣退縮  
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請并人大驚畏都  
轉運使文彥博奏罷之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  
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副總管赴河外  
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總管節度中人不復捧檄訴  
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卽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墮  
笏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元昊大掠河  
北詔脩寧遠砦偕言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  
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  
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

一也內禦崑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水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東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首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冰合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脩寧遠若是求虛名而

忘也况靈夏二州皆漢唐

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爲界也宜諭偕速脩復寧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冗師五募武士六專捕援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召還令間日入對偕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

一也內禦崑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水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束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首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冰合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脩寧遠若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况靈夏二州皆漢唐

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爲界也宜諭偕速脩復寧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冗師五募武士六專捕援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召還令間日入對偕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



陣於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偕刀  
楯敗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  
院復以爲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謂連  
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  
素歐陽脩蔡襄累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爲國討  
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  
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之  
越州道改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偕  
合言於朝對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以私事報耶  
又上太平可致十象圖還判太常司農寺改右諫議

大夫請老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於其歸特賜宴  
召問賜不拜卒遺奏兵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  
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爲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  
以爲迂闊難用與人少合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  
五卷集十卷子忱慥皆有雋才蚤卒

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秘  
書省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二縣改相州觀察推官  
知宗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爲審刑院  
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纔定  
未暇治邊圉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我力有餘而

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故屈已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爲耒耜以剽虜爲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於盟歆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爲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爲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洛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沿邊郡

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墘牧以其地爲屯田發役卒刑徒田之歲可用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爲利今人以爲害繫乎用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

不可詔河北轉運使規度而通判洺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可漑田沿方遷監察御史卽上書駁軫說帝雖嘉之而不卽行語在河渠志時樞密副使晏殊以笏擊從者折齒知開封府陳堯咨判官張宗晦日嗜酒惰事沿皆彈奏之天聖五年安撫關陝減諸縣秋稅十二三還爲開封府推官又體量河朔饑民所至不俟詔發官廩濟之就除轉運副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

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滅而強壯悉爲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處罪多重於律以緝估罪者敕以緝直代之律坐髡鈇而役者敕黥竄以爲卒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以繁文罔之而寘于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緝估黥竄爲卒者止從髡鈇此所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被詔鞠曹汭獄于真定府遷殿中侍御史聞喪服除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復起爲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衛邢

趙水下天平景佑諸渠溉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六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爲三司戶部副使徙鹽鐵遷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時朝廷將減卒成就食內地詔與知州總管鈐轄等議沿卽奏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諮以爲不可復下沿邊都監議沿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可取責小人哉諮惡其言奏罷之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遷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進樞密

直學士右司郎中爲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滑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築西關城五里改涇州觀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戎沿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爲砦以羸師誘賊賊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爲所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賊遂引去坐懷敏敗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爲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復待制又徙河中府卒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

論多齟齬初與河北水判導諸渠溉民田論者以爲無益已而邢州民有爭渠水至殺人者然後人知沿所建爲利嘗論以春秋法斷事然真定之獄人以爲沿傳致之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

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王堯臣領三司舉勾當公事數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發吏至微隱罪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爲三虎仁宗聞之不說後傳惟幾奉使江東

以毋效三虎爲也仲淹等罷鼎與紘綽皆爲人所言時鼎提點兩浙刑獄降知深州王則以貝州反深卒龐旦以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爲之備翌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侯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劫囚鼎因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于市衆皆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明年河北大飢人相食鼎經營賑救頗盡力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舉鼎爲

條教禁止時盜販茶鹽者衆一切杖遣之監司數以爲言鼎弗爲變徙提點河北刑獄治奸賊益急所劾舉不避貴勢召爲開封府判官改鹽鐵判官累遷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永德奏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爲不可永德橫猾執政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䟽言陛下幸察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爲使前使者多漁市南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已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爲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爲重輕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盡盜官米爲奸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爲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爲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入爲三司鹽鐵副使數與包拯爭議不少屈拯素強然無如之何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使河東卒鼎性廉不欺嘗任其子族人欲增年以圖速仕鼎不可父死分諸子以財鼎悉推與其弟嘗知臨邛縣轉運使選攝新繁新繁多職田斗粟不以自入奉

使契丹得千縑散之族人一日盡所至不擾唯市飲  
食日用物增直以償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  
養儉約當官明敏強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有終  
身不識者然性猜忌其行部至於藥餌皆手自屑鑄  
至路州八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遑遽發藥奩悉  
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初鼎與弟豫皆有才氣好  
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爲豫孟浪鼎所言多可用豫  
爲人不事羈檢以大理事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  
浮游江湖間殖貨自給以卒

杜杞字偉長父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知建陽縣強敏  
有才閩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  
重罪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橫州時安化蠻寇邊  
殺知宜州王世寧出兵討之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  
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橫爲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險  
阻可屯兵爲援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  
識權變練達嶺外事者以爲牧守使經制邊事改通  
判真州徙知解州權發遣度支判官盜起京西掠商  
鄧均房焚光化軍授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  
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有衆數千襲破  
環州帶溪普義鎮寧砦嶺外騷然擢刑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行次真州先遣急遞以書諭蠻聽其自新次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出獄囚脫其械使入洞說賊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坭九居山砦及五洞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賊散走希範走荔波洞杞遣使誘之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判不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爲曼陀羅酒大會環州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蠻因老病而釋者纔百餘人御史梅摯劾殺降失信詔戒諭之爲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

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州杞上言殺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錄臣未敢受命因爲行賞蕃酋率衆千餘內附夏人以兵索酋而劫邊戶掠馬牛有詔責杞杞言彼違誓舉兵酋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酋不可得旣而兵亦罷去杞性强記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一日據厠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狂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邪未幾卒有奏議十二卷兄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監司終少府監弟樞亦強敏爲比部員外郎有張彥方者温成皇后母越國夫人客也坐



奸利論死語連越國夫人開封不敢窮治執政以后故亦不復詰獄上中書遣樞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升之權倖切齒於樞前此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使樞嘗出班問其故至是蓋累月矣坐是罪樞絀監衛州稅卒

楊旼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勛之曾孫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并州錄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岳州慶曆三年湖南獠人唐和等劫掠州縣擢殿中丞提點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洞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懾及戰孤漿峒前軍

衄大兵悉潰旼踣巖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衆平六峒以功遷太常博士未幾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帝遣御史按視還言旼嘗戰山下人樂爲用今欲殄賊非旼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旼至皆恐懼踰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乃約賊使出峒授田爲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與貲納質使還旼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貲糧據峒穴其勢不久必復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旼卽領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旼感瘴疾歸蠻平願還舊官改尚書

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奉使河東丁父憂會儂智高陷邕州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仁宗賜以服飾御巾入對便殿卽日除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畋至韶州會張忠戰死智高自廣州回軍沙頭將濟畋令蘇緘棄英州蔣偕焚糧儲及召井贇岑宗閔王從政退保韶州賊勢愈熾畋不能抗遂殺蔣偕王正倫敗陳曙復據邕州畋坐是落知諫院知鄂州再降爲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明年又降爲太常博士歲終徙邠州復起居舍人爲河東轉運使入爲三司

戶部副使遷吏部員外郎奉使契丹以曾伯祖業嘗陷虜辭不行河北舊以土絹給軍裝三司使張方平易以他州絹畋旣同書奏聞外議籍籍又密陳其不可久之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內銓上言願擇宗室之賢使侍膳禁中爲宗廟計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正旦復上疏曰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屢絕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遷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遷防禦畋當草制封還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斌守環慶

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鎮重名器也今  
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意不報  
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畋言爲是當罷  
珣等所遷官倘以爲非乞復令畋命詞不允進龍圖  
閣直學士復知諫院嘉祐六年京師大水畋上言洪  
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  
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  
大水爲沴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  
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始以  
爲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  
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  
議咸言南郊三聖並侑溫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  
是詔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廟爲祠殿  
舊制內侍十年一遷官樞密院以爲僥倖乃更定歲  
數倍之畋言文臣七遷而內侍始得一磨勘爲不均  
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歲考遂詔南班以上仍舊制  
無勞而嘗坐罪徙者卽倍其年議者謂畋以士人比  
闔寺爲失卒贈右諫議大夫畋出於將家折節喜學  
問爲士大夫所稱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卽焚之與士  
卒同其苦破諸峒及用之嶺南以無功斥名稱遂衰

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爲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平贈講讀官御飛白書扇遣使特賜置其柩

周湛字文淵鄧州穰人進士甲科爲開州推官中身言書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爲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爲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設方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

人給飲食還其家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偃歲役工數十萬漑州縣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爲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吏胥離析爲弊欺湛爲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爲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淆混無紀以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至久不能決湛爲立號以月日比次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賦不均百姓巧於避匿因條其詭名挾佃之類十二事且許民自言凡括隱戶三十萬還爲戶部判官又爲夔州路轉運使雲安鹽井歲賦民薪茅至破產責不已湛爲蠲鹽課而省輸薪茅判鹽鐵勾院以太

常少卿直昭文館爲江淮制置發運使陛辭仁宗誠以母納包苴于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謀進身湛治煩劇能得其要所至喜條上利害前後至數十百事天資強記吏胥滿前一見輒識其姓名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千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爲利除度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得考覆而皆遷之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人湛盡覆其濫者拜右諫議大夫使契丹辭不行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爲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火點爲害湛至

度其所侵悉毀徹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擾人徙知相州右司諫吳及疏曰湛裁損居民第爲官也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也况聞湛明著律令約民以信乃奉法行事百姓自知罪不敢訴郡從事高直溫夏竦子婿也竦邸店最廣故加譖於穆且謂湛伐木若干株昔之民居侵越官道木在道側既正其侵地則木在中衢固宜翦去又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戶貯水以嚴火禁又於民居得衆汲舊井四廢而復興人得其利道傍之井反在民居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

是非明垂獎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是傷風  
敗俗貽患於後不若追改之愈也湛守大郡於湛不  
為重輕但國家舉錯有所未安奉職者將何以勸邪  
未幾卒湛為人脫易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隔屋亦中  
的云

徐的字公準建州建安人擢進士第輔欽州軍事推  
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瘴癘的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曰  
徙州瀕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之天監因奏留的  
使辨役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  
以備戰守畫地居軍民為府舍倉庫溝渠廛肆之類

民皆便之遷大理寺丞知吳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  
屬歲飢出米為糜粥以食餓者累遷尚書屯田員外  
郎知臨江軍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  
將吏所部卒畏誅謀欲叛的馳 至宜州慰曉之曰  
爾曹亡懼能出力討賊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  
夕死非計也衆皆斂手聽命奏復澄海忠敢軍後皆  
獲其用改知舒州徙荆湖北路轉運使辰州蠻彭士  
義為寇的開示恩信蠻黨悔過自歸攝江陵府事城  
中多惡少年欲為盜輒夜縱火火一夜十數發的籍  
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遍相察不然皆爾

罪也火遂息太子洗馬歐陽景猾橫不法為里人害  
的發其奸竄之嶺外以兵部員外郎為淮南江浙荆  
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臯縣漕河詔未  
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濬治之出滯鹽三百萬計得錢  
八百萬緡遂為制置發運使軍賊王倫起山東轉掠  
淮南的團兵待之會青州改遣裨將傅永吉追殺入  
歷陽的與賞遷工部郎中復治秦州西溪河發積鹽  
加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趕寇衡湘命的招撫之既至  
再宿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郊祠近宜召還計事  
既還蠻復叛除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至桂陽  
降者復衆其欽景石硤華陰水頭諸洞不降者的皆  
討平之斬其酋熊可清等千餘級卒於桂陽  
論曰宋承平時書生知兵者蓋寡偕沿數上書言邊  
事策畫論議有得有失固皆一時之後畋由將家子  
力學第進士再討猺賊前勝後敗兵家之常也杞的  
俱以征宜州蠻立功杞則殺降失信的則招來以恩  
其優劣槩可見矣湛強敏所至有治績史稱善射抑  
亦文臣之習武事者歟鼎性孝友自奉甚約而疎於  
財居官清辨土俗有生子不舉者輒禁之獨發摘吏  
奸貽衆怒或以虎目之豈其然乎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  
因家焉父曄舉進士第一官至著作佐郎仲孫早孤  
事母孝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  
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爲里胥殺之官捕  
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  
之耶仲孫曰幸母遽決翼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  
者調邢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詣富順監按  
疑獄全活數十人資州更二守皆憮老事多決於仲  
孫改大理寺丞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  
積于道間爲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爲

券吏民輸山木卽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  
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  
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徙濼州歲旱飢有詔  
發官粟以賑民而主吏不時給仲孫旣至州立劾主  
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王驥守  
益州辟通判州事召爲右司諫入內都知閤文應求  
爲都知仲孫數其罪白上曰方帝齊宿太廟而文應  
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寘  
毒者出文應爲泰州兵馬鈐轄又稱疾留復論奏乃  
亟去以起居舍人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以尚書戶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諫議大夫十二員仲孫  
曰諫議大夫蓋朝廷之選不宜以歲月序進今諸寺  
卿至前行卽中三十五員貼近職者猶不在數若以  
年勞授則數年之外諫議大夫員益多請艱其選以  
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先  
是諸路復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爲省府官仲孫請第  
其課爲三等計黜之卽詔仲孫司考課之法歷三司  
戶部度支鹽鐵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  
大修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瓌明公  
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

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  
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徙陝西都轉運使未行  
權三司使事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  
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經度雖病未嘗輒廢事坐小  
吏詐爲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日卒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爲大理評  
斷官入審刑爲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  
刑法二十條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爲推  
原人情以傳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爲不及雖號明習  
法令然所論建亦或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

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歷知江陰軍兗州明州有治跡在大理耳疾數求罷執政以為任職弗許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修治尤喜論刑名常以為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法曲當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東淮南兩浙轉運使知湖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襄州飢人或群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鞠以強盜尋曰此死爾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著為例終司農卿又有杜魯者濮州人為

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辟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湏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已殺勿赦皆著為令

李虛已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潮徙閩遂家建安父寅有清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江南國除

授殿前承旨辭不拜時僞官皆入留京師而寅母獨在江南乃遣其長子歸養舉進士起家為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以歸虛已亦中進士第歷沈丘縣尉知城固縣改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召知榮州未行改遂州時太宗勵精政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為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群臣以治最聞者賜之仍諭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時虛已被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為批其紙尾曰虛已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為

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遂賜五品服又賜其祖母錢五十萬命翰林學士張洎會兩制三館儒臣徧閱所批詔其後以南郊恩封羣臣母妻虛已又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為榮會遣使察川峽吏能否而州多不治唯虛已與薛顏邵擘查道數人以能任職稱再遷尚書屯田員外郎以便親請通判洪州是時寅已謝歸春秋高寅母尚無恙虛已雙舉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也遂臨州之東湖築第宇以居虛已為侍御史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徒淮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為龍

圖閣待制歷判大理寺久之求補外真宗稱其儒雅  
循謹特遷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河中府召權御支  
中丞未幾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遷尚書工部侍  
郎徒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初寅之請老年未六十虛  
已分司而歸年六十九其季虛舟仕至餘干縣令坐  
法免官不復言仕初太宗既賜虛已錢翌日以語宰  
相曰虛已詩思可嘉予錢五千緡矣宰相對以所予  
乃五十萬帝知其誤由是詔郡臣以章獻者閣門勿  
受皆由中書門下閱而上之然論者謂虛已父子篤  
其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寅事親孝治

家有法閨門之內肅如也虛已虛舟又以孝有情慎  
世其家虛舟之子寬為尚書金部郎中定為司農少  
卿為吏頗有能名虛已喜為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  
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詞詩雖工而  
音韻猶啞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張傳字巖卿唐初功臣公謹之裔祖播為亳州團練  
副使子孫因為譙人傳進士及第稍遷秘書省著作  
佐郎知奉符縣時方脩會真宮天書觀及增治岳祠  
以辨事稱賜錢二十萬宰相向敏中冊東岳帝號還

薦之知楚州會歲飢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  
曰民轉死溝壑矣報可待邪乃發上供倉粟賑貸所  
活以萬計因拜章待罪詔獎之提點江西刑獄徙江  
東就除轉運使入權三司鹽鐵判官會河決濟北民  
多被害命安撫京東累遷工部郎中出為兩浙轉運  
使改荆湖北路復為鹽鐵判官再遷兵部為陝西轉  
運使徙江淮發運使未至召還屬西京奏兵食之因  
言馮翊華陰積粟多可運二十萬石繇三門下濟之  
遂留為侍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內銓進三司度支  
副使以疾請外遷太常少卿知應天府逾月為右諫

議大夫徙青州遷給事中知鄆州復知應天府遂以  
工部侍郎致仕卒傅強力治事七為監司所至審覈  
簿書勾擿奸隱州縣憚之傅曰奚為我憚哉吾所以  
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不  
復犯法矣人亦以為然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  
少時嘗游秦悼王家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  
禁中見尊重人無敢詰其偽傅之訊以唐事術士  
語屈

俞獻卿字諫臣歛人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  
進士第有稱歷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獻卿

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治言遊矣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因執之得其州瘞尸一縣大驚再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尚當力擊不勝有死而已柰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改大理寺寺丞爲本寺詳斷官歷知慎仁和二縣再遷太常博士知南雄州徙潮州除殿十侍御史爲三司監鐵判官上言天下穀帛日益耗

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困也陛下誠以景德中西北二邊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賊盜之增減較然可知其利害也況自天禧以來日修一日又甚于前夫庖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豈下且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

臣朝夕圖議而拔正之帝納其言爲罷諸宮觀兵衛  
又命官除無名之費以詎萬計准浙鹽利不登命獻  
卿往經度之更立新法歲增鹽課緡錢甚衆會其兄  
爲鹽鐵副使徙開封府判官朝廷擇陝西轉運使宰  
相連進數人不稱旨他日獻卿在所擬中帝曰此可  
以除陝西轉運使時邊吏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  
擅於武英州鑿邊壕置堡砦獻卿度必招寇患亟檄  
罷之未幾賊果至殺將士塞所鑿壕而去徙京西因  
入對甚言趙振堪將帥范仲淹明鎬可大用及條上  
邊策甚備除福建轉運使還判三司鹽鐵勾院累遷  
侍郎致仕卒

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知浙南歷戶部度支鹽鐵副  
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杭州暴風江潮溢  
決堤獻卿大發卒鑿西山作堤數十里民以爲便還  
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最後知應天府以刑部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爲嵐州團練  
推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  
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  
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貫之衆皆呼悅乃率厲  
將吏脩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

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賊平安撫使王  
欽若以狀聞召爲秘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  
遷太常博士出知邵武軍預脩冊府元龜改監察御  
史真宗宴近臣崇和殿召從易預賦詩稱旨遷侍御  
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虔州會歲大饑有持杖  
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歿論凡生者千餘人天禧中  
坐薦送別頭進士失實降工部員外郎以父老求鄉  
郡宰相寇準惡其疎已除吉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  
州未行遭父喪服除糾察在京刑獄出爲湖南轉運  
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又坐嘗

課校太清樓書字非僞誤而從易妄判竄之降直史  
館明年復職在廣三年以清德聞入爲左司郎中知  
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之而  
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時朝  
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人以風天下兼史館脩撰  
遷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辭不行又辭職請  
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從易好學強記爲  
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回折人或尤其過從易  
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  
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



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爲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爲知我者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時寇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三卷楊大雅字子正唐靖恭諸楊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以尚書刑部員外郎爲吳越國冊禮副使

得密據江淮道阻不克歸遂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錢俶歸朝挈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鄢陵縣主簿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遷秘書丞咸平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久之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復召試直集賢院出知筠袁二州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事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南路刑獄還考試國子監生坐失薦迭降監陳州酒徒知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戶部勾院遷集賢殿脩換知應天府還糾察在京刑獄

牙史列傳卷第五十九  
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侃至是避真宗藩邸  
諱詔改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毫  
州卒大雅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  
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  
雅嘆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  
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禧中使  
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覆舟得傷卒拯之  
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  
辭不受謂以爲歎宰相王欽若亦不悅之晚與陳從  
易並命知制誥大雅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

大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傳聞  
十二卷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爲能吏太  
素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已獻卿立朝雖微  
卓犖大節及爲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  
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歎抑又可尚哉

列傳卷第五十九

列傳卷第六十

宋史三百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邊肅

梅詢

馬元方

薛田

寇瑊

楊日嚴

李行簡

章頻

陳琰

李宥

張乘

張擇行

鄭向

郭慎

趙賀

高覲

袁抗

徐起

張旨

齊廓

鄭驤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丘人進士及第除大理評事

萬曆三十七年刊

宋史列傳卷第六十

知於潛縣累遷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薦爲戶部判官祀南郊超薦尚書度支員外郎帝以三司鈎取無法至道初置行帳司以會財用之數命肅主之帳成遷工部郎中眞宗幸大名府命肅經度行在糧草改判開拆司出知曹州徙邢州會契丹大入先是地屢震城堞摧圯無守備帝在澶州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宜南保他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闕諸門悉所部兵陣以待之騎傳城下肅與戰小勝契丹莫測也居三日引去時鎮魏深趙磁洛六州閉壁不出老幼趨城者肅悉開門納之擢樞密直學士徙宣

州車駕朝陵徙河南府還勾當三班院出知天雄軍徙眞定府累遷給事中以王嗣宗代肅嗣宗與肅有舊隙諷通判東方慶訟肅前在州私以公錢貿易規利遣吏彊市民羊買女口自入嗣宗上其事帝以肅近臣不欲屬吏遣劉綜任中正以章示之肅引伏以守城功止奪三官貶岳州團練副使久之徙武昌安遠軍節度副使起知光州以泰寧軍節度副使徙泗州又徙泰州卒子調終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辨進士及第

爲利豐監判官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  
官預考進士於崇政殿眞宗過殿廬奇其古對詳敏  
召試中書除集賢院李繼遷攻靈州急吳淑上書請  
遣使諭秦隴以西諸戎使攻繼遷詢亦請以朔方授  
潘羅支使自攻取帝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未至  
而靈州陷還爲三司戶部判官詢自以爲遇主知屢  
上書陳論西北事時契丹數侵河北詢請遣大臣臨  
邊督戰募遊手擊賊又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傅潛  
楊瓊敗當誅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  
十事其言甚壯帝欲命知制誥李沆力言其險薄望

輕不可用後斷田訟失實降通判杭州知蘇州就徙  
兩浙轉運副使判三司開拆司坐議天書出知濠州  
爲湖北轉運使擅假驛馬與郡擘子省親疾而馬死  
奪官級降通判襄州知鄂州徙蘇州爲陝西轉運使  
坐薦舉朱能貶懷州團練副使又以善寇準徙池州  
起知廣德軍歷楚壽陝州復直集賢院改直昭文館  
知荆南擢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歷龍圖閣直  
學士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流內銓爲翰林  
侍讀學士羣牧使累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仁宗御邇  
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

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藝則版圖衰滅炳然在目作鑒後王自王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閱以聞病足出知許州卒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知政事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性卞急好進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爲朝廷言兵在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旣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馬元方字景山涑州煙城人父應圖嘗知頓丘縣太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沒虜中元方去髮爲浮屠間行求父尸不得訴於朝上哀之爲官其兄元吉元方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爲韋城縣主簿改大理寺評事知萬年縣諸將討李繼遷關輔轉餉踰瀚海多死亡獨元方所部全十九以勞遷本寺丞爲御史臺推勘官遷殿中丞戶部使陳恕奏爲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知徐州改太常博士梓州路轉運使

後知鄆州量括牧地數千頃為京東轉運副使遷轉  
運使按部至濮州被酒毆知州蔣信降知宿州下詔  
切責之徙滑州為京西轉運使知應天府累遷太常  
少卿擢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衆論不以為允  
真宗謂宰臣曰元方在三司何多謗也王旦曰元方  
盡心營職然其性卞急且不納僚屬議而醜言詆之  
所以賈怨帝曰僚屬顧不有賢俊邪歲餘以煩苛罷  
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留再  
任賜白金五百兩詔中書諭以委屬之意官至兵部  
侍郎卒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善  
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為從事向敏  
中至亦薦其材改著作佑即知中江縣真宗祀汾陰  
田時居父喪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  
拜監察御史以母憂去會祀太清宫又用丁謂奏起  
通判亳州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  
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為券以便交易  
謂之交子而富家專之數致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  
權其出入未報及寇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  
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度

支為副使使契丹還擢龍圖閣待制知天樞軍未幾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累遷左司郎中代還知審刑院羌人內寇特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又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辭不行卒田性頗和厚初以幹敏數為大臣所稱後屢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李順餘黨謝才盛等復起為盜瑊設方略擒送京師徙開封推官會施州蠻叛轉運使移瑊權領施州先是戍兵

仰他州餽糧瑊至請募人入米償以鹽軍食遂足而民力紓復招諭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入朝得給印紙為高州官族未幾溪南蠻復內寇瑊率衆擒其首領戮之以白芳子弟數百人築柵守其險要詭除大理寺丞知開州遷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坐解送諸料失實降監晉州稅以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監察御史真宗祀汾陰王嗣宗知永興辟權通判專領祠事遷殿中侍御史為開封府判官嘗奏事帝詢施州備禦之術因諭之曰東川控蠻夷爾功已試其為朕鎮撫之命為梓州路轉運使安州多剛縣酋斗望劫



瀘州燒涪井監殺官吏城趨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  
幟踰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  
兩路兵至江安誘溪監順史簡松南廣移悅等州刺  
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為誓門  
橫竹繫猫犬鷄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劍謂之打  
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繫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賊  
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  
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帝遣  
內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城奏夷人嘗於  
二年春燒涪井監殺吏民既赦貸其罪復來寇邊聲

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衣服矣若不討除則戎瀘資  
榮富順監諸夷競起為邊害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  
芳子弟合六千三百人緣涪井溪轉鬪凡十一陣破  
之夷人相率夾附納牛羊銅鼓器械甚衆而斗望猶  
旅拒不從城命懷信分兵援其柵與都巡檢使符承  
順進戰思晏江口斗望等始驚遽勢稍却明日復分  
三道來拒王師懷信等格戰城乘其後大破之斗望  
衆萬餘鬻不能軍溺死者衆遂降因籍軍之勇悍千  
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為寧遠指揮使守涪井監更建  
砦柵濬三壕以環之就加侍衛史召為三司鹽鐵判

官逾月出為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城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城獨留自若須臾水為折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上言契丹約和以來河北減戍卒之半而復刺土兵其實益三分之一而塞下軍儲不給請行入中鑿頭便糴三說之法入為三司度支副使未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仁宗即位遷給事中城與丁謂厚善帝謂輔臣曰城有吏幹毋深譴也徙鄧州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州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脩河既而以歲飢罷後城言病民者特捷芻耳幸調卒已集着

積之經年不朽腐為棄物後復興工歛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河平擢樞密直學士明年復給事中知秦州又坐失舉奪一官召權三司使復其官如故時有議茶法者帝訪以利害城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以數更帝然之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至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婦齊體柰何毆至死邪城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天聖末再使契丹未行而卒城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

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瑛始性頗踈財通音律知術  
數初附丁謂故少達及謂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秘書  
丞鼓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楊日嚴字禹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  
知安丘縣三司辟為檢法官遷大理寺丞又為本寺  
檢法官監都進奏院通判毫陳二州判吏部南曹兼  
登聞鼓院出知襄州徙廬鄆二州入為開封府判官  
使契丹還為兩浙轉運副使未行會青徐饑改京東  
轉運使因請江淮陝西轉粟五十萬以賑貧民又開  
清河八十里抵援水河並提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

史館徙益州轉運使又徙江淮制置發運使還歷三  
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太常少卿以右諫議大  
夫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時  
用兵伐元昊三司急財用有詔析戶版為十等第賦  
後民以歲租占佃官田廬者高其估募輸錢就市為  
已業人苦其擾又陝西奏收市益梓利路溪洞馬而  
不知其實無馬也日嚴皆奏罷之遷勾當三班院知  
通進銀臺司聞後為守者其政不便蜀人因進對猶  
從容言遠方所宜撫安之無容變法以生事遷給事  
中以龍圖閣學士知澶州召權知開封府吏械囚不

謹囚自殺坐是罷府事判太常司農寺同知審官院卒日嚴初爲益州轉運使無他治能及知益州頗爲蜀人所信愛兄日華歷官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李行簡字易從同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讀六經每至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葉學書筆法道勁與里中富人楊士元同學旣而同時中進士第士元資遺行簡謝不取起家隴州司理參軍徙彭州軍事推官陵州富民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爲父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劾正其獄改秘書省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知坊州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爲監察御史王旦數稱其才真宗雅亦知之再遷侍御史陝西旱蝗命往安撫發倉粟救乏絕又蠲耀州積年逋租還擢龍圖閣待制歷尚書刑部郎中帝數幸龍圖閣命講周易間訪大臣能否行簡所對無怨昵各道其所長人以爲長者久之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改給事中以足疾請外得知河中府徙虢州卒

章頰字簡之建州浦城人與弟頔皆以進士試禮部預選會詔兄弟毋並舉頰卽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擢第自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改大理寺丞知

九隴縣遷殿中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僞爲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使使按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入爲監察御史頻坐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徒知長洲縣天禧初增置諫官御史十二人頻以選得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陳亳間民訛言兵起老幼皆奔命安撫京西還爲三司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瑤殺從子溫裕并其財遣往按治士瑤伏誅又詔鞫邛州牙校訟鹽井事皇城使劉美依倚后家受賕使人市

其獄頻請捕繫真宗以后故不問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頻雅善丁謂謂貶左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進刑部員外郎知福州王氏時賦民官田歲輸租稅而已至是或謂鬻之可得緡錢二十餘萬頻疏以爲不可徙知潭州改廣西轉運使適宜州守貪暴不法旣罷去反訟頻子許嘗被刑而冒奏爲秘書省校書郎頻坐謫知饒州復入爲度支判官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歛以銀飭棺又具鼓吹

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  
其柩以歸訪官三班奉職卽許也

陳琰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溧陽樂城縣  
主簿遷大理寺丞監真定府稅知金堂夏津二縣再  
遷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壻也怙勢聽獄  
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韓億  
聞其事奏爲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除  
遷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爲丁謂復  
還琰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姦惡有殺無  
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

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  
岡異消土氣今禋柴展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  
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異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  
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  
然之爲三司度支判官遷侍御史歷京西河東河北  
轉運副使三司戶部度支監鐵副使汴倉納糧綱槩  
量不實操舟者坐亡失所載或杖背徒重役琰始奏  
選官監視謂之定計斗面積遷至尚書工部郎中卒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徙青遂爲青人祖成五  
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

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  
世傳以爲寶父覺見儒林傳宥幼孤不好弄長讀書  
屬文不雜交游舉進士調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  
籍遷集賢校理遂直院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  
去者相屬于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  
之每旬閱視所活甚衆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傭者使  
就獄曰我重賄吏爾必不死宥得其情論如法提點  
荆湖刑獄權戶部判官利州轉運使判戶部勾院知  
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舊宗廟五饗輔臣  
攝事中廢且久止差從官宥因對力言遂復故事以

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民有告人殺其子者曰吾子去  
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自誣服宥疑召問卒伸其  
枉府舍火宥畏兵亂闔門不救降秘書監致仕起分  
司南京改太子賓客判畱司御史臺卒宥性清介然  
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族甚貧宥有別業以券畀  
之旣死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諤字昌言南唐秘書丞  
通判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裔叶議歸欵太祖  
召見勞賜良厚授右贊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  
興國中卽除西川轉運副使先是土人罕習舟楫取

峽江中競渡者給漕運役覆溺常十四五諤建議置威權軍分隸管勾自是無覆舟之患累遷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鹽副使卒秉舉進士儀狀豐麗屬詞敏速善書翰太宗喜之擢寘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宜州遷監察御史深為宰相趙普所器以弟之子妻之會有薦其才得知鄭州召還直昭文館遷右司諫會以趙昌言為制置茶鹽使秉與薛映副之入為右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換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判吏部銓知審官院唐朝故事南省首曹罕兼掌誥多退為行內諸曹郎至是用此制其後進改多

優遷首曹遂隳舊制矣遷工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真宗嗣位進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草敕用官制有頃因微累謫於遐荒之語上覽之曰若此則是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諫議大夫連知潁襄二州徙鳳翔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丁母憂起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上又徙知滑州道出韋城秉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遣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凌以防契丹南渡召歸闕復拜吏部銓拜工部侍郎曰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復與周起同



試東封路服勤辭學經明行脩舉人出知永興軍府會祀汾陰爲東京留守判官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復知并州將行懇求御詩爲餞上爲作五言賜之徙相州九年復糾察在京刑獄暴疾卒秉典藩府無顯赫譽及再至太原臨事少斷多與賓佐博奕雖久踐中外然無儀檢好諧戲人不以宿素稱之好飭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

張擇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進士起家歷北海臨沂主簿自宣州觀察推官爲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燬將陵塞決河衆欲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爲不可皆笑其怯旣而舟果覆擇行坐堤上董役埽卒不潰除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諫與唐介包拯共論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不當語甚切又論河北兵多財不足願分兵就食內地不報遷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累遷吏部員外郎御史皆言宰相陳執中嬖妾笞小婢死外舍擇行以爲主命妾笞婢於律不當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風不能語除戶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踰年而卒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中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蔡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試集賢院未幾除三司戶部判官脩起居注遷度支員外郎爲鹽鐵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爲便復爲鹽鐵判官擢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使契丹再遷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五代亂亡史冊多漏失向著開皇紀三十卷撫拾遺事頗有補焉

郭稹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爲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直講議者以其資淺罷還

河南時孫奭馮元判監事因奏稹學問通博他選莫能及乃得畱居三歲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府判官事改大理寺丞奭等復薦爲直講奭出知兗州又薦稹與賈昌朝赴中書試講說而稹固辭召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馮元知河陽辟爲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爲三司度支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脩起居注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稹一發中走兔衆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旣還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擢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暴感

風眩卒稹性和易文思敏贍元刻意於賦好用經語對頗近於諧聚古書畫不計其貲購求之婦張悍嫉無子初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郊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語在禮志

論曰肅之守邢以羸兵却敵開門納避難之民功在王府元方爲并州有勤畱之命其宜民可知宥在斷則活饑氓在江寧則直寃獄吏之良者歟然皆不能無小累也日嚴行簡臨政視秉擇行向稹雖無瑕可指亦皆無赫赫名詢以厚呂夷簡復至貴顯城頻坐

善丁謂並遭斥謫固無足議者琰言謂奸邪不當用南郊恩牽復與唐袁高論執盧杞正相類識者躡之趙賀字餘慶開封封丘人少時嘗喪明父之遇異醫輒愈喜飲酒至終日不亂事繼母至孝舉毛詩及第補臨朐縣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且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鹽池吏欺緡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悉得其奸契丹入寇真宗決策澶淵遣使八人省州縣賀以太子中舍安撫京東改殿中丞歷通判明州

宿州徙知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事  
更被賀多所究詰人目為趙家關謂如關梁不可越  
也召權二司戶部判官真補度支判官出為京東轉  
運副使徙京西又徙益州路轉運使尋糾察在京刑  
獄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提舉諸司庫務為江淮制置  
發運使發運司占隸三司軍將分部漕船舊皆由主  
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却因以商販貧者  
至不能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為三  
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能得施歲漕米溢  
常數一百七十萬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多

湮廢水侵民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兼領其事  
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  
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遷刑部郎中歷三司戶部  
度支鹽鐵副使知延同秦三州江陵府累遷光祿卿  
入判大理寺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鄧州歲餘  
判宗正寺出知越州坐失舉降知豪州改廬州遷給  
事中復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在臨朐時用轉  
運使李中庸薦改官中庸沒無子賀為主葬圖其象  
歲時祀于家子宗道終集賢校理

高覲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起家為嘉興縣主簿後

以孫奭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累遷尚書屯田員外  
郎通判泗州詔定淮南場茶法覲陳說利害不報擢  
提點利州路刑獄召為三司戶部判官安撫河北還  
為京西轉運使徙益州彭州廣碛麗水二峽地出金  
官者挾富人請置場募人夫採取之覲曰聚衆山谷  
間與夷獠雜處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奏罷之王  
蒙正恃章獻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覲又極  
論其不可坐失察嘉州守張約受賕貶通判杭州徙  
知福州入為三司鹽鐵判官歷陝西河北轉運使累  
遷兵部郎中復入戶部為鹽鐵副使遷右諫議大夫

河東都轉運使加集賢院學士判尚書刑部進給事  
中知單州卒子秉常為梓州路轉運使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調  
陽朔縣主簿薦補桂州司法叅軍撫水蠻寇融州轉  
運使兪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  
治舟且至抗即揚梅石門兩隘建小柵二據其衝賊  
不得入後因置戍不廢事平特遷衡州推官改大理  
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知南安軍擢提點廣南東路刑  
獄浙東叛卒鄂鄰鈔閩越轉南海與廣州兵逆戰海  
中值大風有告鄰溺死者抗獨曰是日風勢趣占城

鄰未必死後果得鄰於占城還爲度支三司判官以尚書金部員外郎爲梓州路轉運使徙益州路時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萬二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少紓其力以備秦中他日之用是年郊祀蠲其數之半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者卻之抗奏朝廷與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金山前後五部落仰此爲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直幾馬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尋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召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抗老矣爲御史所劾罷知宣州累遷光祿少卿分司南京明堂覃恩改少府監卒抗喜藏書至萬

卷江西士大夫家鮮及也抗子陟少刻厲好學善爲詩終殿中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鄆城人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隰川縣積官尚書都官員外知楚州樞密直學士張宗象薦之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人判三司開拆司歷開封三司度支判官館伴契丹使還奏所過州縣使者旣去官吏將校皆出郊旅賀燕飲久之城邑爲之空乃下約束禁止之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部有戍卒殺人繫獄其徒欲劫之起聞亟往按誅之分其徒隸他州徙江西知徐州就爲轉運使募富室得

來十七萬斛賑餓殍又移粟以贍河北京西者凡三百萬與安撫使劉夔不相能徙京西又徙江東起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知洪州徙兗州有都巡檢虐所部而部兵百餘人持兵至庭下州人大恐起不為動以禍福開諭之衆感泣聽命因按致其首奏罷都巡檢復為度支判官累遷秘書監知湖州卒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內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其行賜號高山處士旨進保定軍司法叅軍上書轉運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補劇賊以自効瑾壯其請為奏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鬪流

矢中臂不顧猶手殺數十人擢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作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詣宰相陳拯荒之策命知安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饑者既而浚淠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爲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有雜綵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皆東望呼萬歲賊疑以救至也州

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擊賊小郤以官軍壁兩傍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積草賊望見以爲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清臣舉材堪將帥名對改知邢州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淹歐陽脩復言其鷙武有謀略除閤門使固辭進工部郎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入判尚書刑部累遷光祿卿知潞晉二州以老疾權判西京御史臺尋卒

齊廓字公闢越州會稽人舉進士第自梧州推官累

遷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潭州鞠繫囚七人爲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錢歲輸銀三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歷三司度支開封府判官出爲江淮西南轉運使時初兼按察同時奉使者競爲苛刻邀聲名獨廓奉法如平時人以爲長厚入判鹽鐵勾院加史館知荆南府徙明舒湖三州積官光祿卿直秘閣以疾分司南京改秘書監卒廓寬柔恭謹人犯之不校弟唐爲吉州司理叅軍博覽強記嘗舉賢良方正



對策入等越州蔣堂奏廓及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  
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省於是罷唐令歸侍養  
廓方使湖南雖置不問然士論薄之

鄭驤字士龍河南人登進士第更慶汝鄭秦州推官  
改秘書省著作郎知垣曲縣康繼英辟僉書衛州判  
官事劉從德代繼英又表驤有善狀進一官尋監左  
藏庫遷太常博士知乾州提點益州路刑獄爲三司  
度支判官建言蜀人引江水溉田率有禁歲旱利不  
均宜弛其禁又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  
禁慶曆中與魚以詢刺陝西民兵十餘萬除陝西轉

運按察使兼三門發運使加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入  
爲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驤往  
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又爲河北轉運  
使王則反討平之除天章閣待制知鳳翔府先是皇  
甫泌夏安期皆爲轉運使泌先謫去安期後至不及  
賞驤固辭不受願命推功與二人復爲河北都轉運  
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以疾知華州卒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爲政愛民謙已利物  
有古道焉若旨浚潁河覲罷採金抗論互市起賑窮  
戢暴驤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

齊廓兄弟棄親以狗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列傳卷第六十一

列傳卷第六十一

宋史三百二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王臻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吳鼎臣附

呂景初

馬遵附

吳及

范師道

李絢

向中立

沈邈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

壽州有詩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潁

汝固多奇士舉進士中第為大理評事歷知舒城會

昌縣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

順治十六年刊

宋史列傳卷第六十一

一

史中使就營景靈宮太極觀臻佐助工費有勞遷殿  
中侍御史擢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建議濬淮南  
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  
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爲三司度  
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  
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  
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卽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  
格鬪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爲之少變又民間數以  
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流海上民乃定仁宗卽位遷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擢龍圖閣

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姦人僞爲皇  
城司刺事卒嚇良民以取賕臻購得其主名黥竄三  
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建言  
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  
驕愷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  
爲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  
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跡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丘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  
爲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  
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抃之植劔于前曰攘一

物者斬火止民無所失亡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真州徙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爲侍御史陝西用兵科歛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緋衣銀魚爲開封府判官又使陝西刺民兵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起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渭州城水洛尹洙鄭戩爭未決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戩相利害周詢是戩議遂城之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曆八年手詔近臣訪天下之務周

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李及五代疆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吳楚蜀晉北捍獯粥中服羗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庫府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闕茸者爲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卽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爲錢隳壞國法而又官立監禁驅民齎輦蕩析恒產怨咨

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  
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  
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  
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假貧  
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  
內帑錢助關陝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  
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  
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寢久仕  
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臣  
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

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歷年旣久紛猥塞路  
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  
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期預闔籍服武弁  
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  
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恥之風官冗之弊一至於此  
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  
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  
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  
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

爲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寢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爲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克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卽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爲我朝自二邊欵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

伍卽恩澤矣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闔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

皇未免屈已爲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侍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飾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竒正河朔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仁宗頗嘉周詢詳敏知恩州張得一誅坐失舉出知永興軍數日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周詢性和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蛇垂闌梢卽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通判襄州還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判三司開拆司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獄將駁正忤執政意執政以他罪絀樞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亡狀輒戒勵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跡旣踈遠未

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爲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儂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楊政安撫廣南東西路皆許便宜行事黯言二人臨事指縱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同修起

居注徙判鹽鐵勾院遷左司諫建言天下復置義倉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黯亦反復辨析卒不果行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每用例論者以爲非便黯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黯言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勛者不可勝數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天之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脩省之意擢知制誥初仁宗視事退御邇英閣詔侍臣講讀而脩起居注官獨先出黯言召臣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初邇英延義



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焉直龍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黯當命辭卽詆延年不才不宜汚侍從封詞日還中書命遂寢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矣澤爲弗知者而調京師旣覺而去黯奏劾廢終身福州推官劉抃挾數術言人禍福多遊公卿門黯奏以爲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唯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執政羣臣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後黯知許州乃言他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踈斥疑間如此嘗聞先朝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須聚坐接

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誼即時追寢前詔徙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卒致問黯轍答卒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黯內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吳中復等劾黯轍委州印撓朝廷法絀知郢州未及行父死服除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黯奏介等敢言請寬之以疾請郡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爲請

授他官黜言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  
祀祖父名而冒榮居之又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  
皆有差又曰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官吏許  
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可坐以冒榮之律  
乎國朝雍熙中嘗詔除官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  
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  
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事詔非嫌名及二名  
不以品秩高下皆聽避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權知開  
封府兩軍獄囚歲瘦死者衆而吏不任其責黜言吏  
或怠於視囚饑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計死者多少

而賞罰之府吏竊七百人以罪廢復敘者皆數外補  
之黜請敘者須有闕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已見人不  
以為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傅堯俞諫  
官司馬光龍蓋鼎臣王陶皆言黜剛愎自任赦書下府  
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為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英  
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刑院  
為群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黜言太師太  
傅太保是為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為父師於義不  
可蓋前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  
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

如黠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傳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未幾以呂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黠遂巡引避黠言嘗薦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終與共事誨乃就職時帝初即位坐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黠曰俊又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黠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黠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直

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後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黠以被疾疏言簡宗室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為先帝後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既病求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為請贈尚書禮部侍郎初黠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黠能安以事之黠脩潔自喜在朝數言事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卞急初通判襄州

疑優人戲已以人齒噉之在開封爲罪人所詈又噉以人齒言者亦以是詆之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竒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遷監察御史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羣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商大戊之桑穀並枯無

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群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飾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言直集賢院同

管勾國子監加史館修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寔鼎臣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納若納爲鼎臣上京簡謫京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既至引令狐峘錢徽事言臣爲御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入閣圖三院御史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贄何郟皆謁告歸會推直官李寔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寔補御史鼎臣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寔爲朋黨臣初被黜閱諸橐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

故在臣令男謀亟悉焚毀臣與寔僚友鼎臣鄉曲之舊鼎臣爲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爲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錄謀爲郊社齋郎

鼎臣棣州人旣逐京會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爲相鼎臣先論竦在并州杖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竦論議與陳執中異不可共事竦旣罷遂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揚懷敏增廣塘水輒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爲河北體量安撫今經度塘水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

不能決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言議河事不合鼎臣  
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數月卒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  
郎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僉書  
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爲殿中侍御史張  
貴如薨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  
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  
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九州追冊  
爲皇后又詔立忌景初力爭乃罷時兵冗用度乏景  
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

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  
廣無如養兵比年召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  
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爲不可況羸疾老怯  
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  
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  
植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  
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  
衆也議者屢以爲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媮安避  
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  
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

也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以評  
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  
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  
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  
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  
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  
判山寧府徙知衡州復召還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  
曰此陰盛陽微之誠也乃上疏稱商周之盛並建同  
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爲刺史國朝二  
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強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

敢內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  
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爲夾輔之  
勢時狄青爲樞密使得士卒心議者憂其爲變景初  
奏疏曰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爲兵衆所  
附中外爲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  
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爲之計則人心不搖  
國本固矣數請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  
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爲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  
如衆心何蓋爲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爲朝  
廷慮無牽閭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卒出

青知陳州李仲昌以河事敗內遣中人置獄景初意賈昌朝爲之即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以中傷良善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北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以病未入謝而卒

馬遵者字仲塗饒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爲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爲副使入爲言事御史謫知宣州後復爲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不爲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七十以進士起家爲候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爲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既高無子及因推言闈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



言易之鞭笞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  
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  
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  
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  
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  
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  
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  
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  
易悉數夫有疾而天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  
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

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  
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  
以謂胎歿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  
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  
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  
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  
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  
校理踰月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  
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

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撲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

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罷內臣進養子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廩空虛內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然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日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

人爲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  
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畝爲  
國深耻沔繇此坐廢又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  
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  
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  
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  
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鄰州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論  
如違制律久之還右司諫管勾國子監在職數年以  
勁正稱遇事無小大輒言嘗請母納群臣上尊號出  
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母以御實白劄子賜近侍家

人冠帔及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臣因循苟簡畏  
避怨謗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預遺法  
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內都知  
任守忠陵轡駙馬都尉李瑋及于求內降會諫官陳  
升之建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  
冶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藁及與御史沈  
起輒增注興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  
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卽劾及與起職在臺  
諫而爲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  
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

錄其弟齊爲太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爲檢法官三  
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志  
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  
下卒不爲誣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爲撫州判官  
後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  
禁絕之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爲御史  
奏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  
中備儲貳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  
轉運使提點刑獄號爲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謀

廣親事親從兵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  
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若淹久請  
易爲三年宰相劉沆護葬温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  
道以爲非典制數以爭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  
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徒  
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  
之差師道爲置籍次第之召爲鹽鐵判官道改兩浙  
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後宮周  
氏董氏生公主諸閤女御多遷擢師道上疏曰禮以  
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

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  
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為陛下言之竊  
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為才人不  
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  
以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  
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四居五品  
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  
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  
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  
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

又六頌頌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  
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  
之重邪忒斜封墨勅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  
有聲如雷又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  
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  
為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  
邊上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  
藏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  
預備禦仁宗晚年在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  
遺書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

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之不當用升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入為三司鹽鐵副使感風眩遷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師道嘗風操前後在言責有間即言或獨爭或列奏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閹士良升進皆嘗奏數甘罪焉

李絢字公素州依其父少放蕩亡檢兄絢教之書濺其課業而出絢傲自若比暮絢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輒誦數千言絢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

以事被繫既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犯邠州並邊皆恐邠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逮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還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未幾召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寘臺省惡衍者指絢為其黨絢嘗舉陸經經坐賊貶而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時五

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  
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  
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邠州戒  
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  
復修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  
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  
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  
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內銓初慈孝寺亡章  
獻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詔知蘇州未行卒  
性嗜酒終以疾死

絢疎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  
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禱還獻賦大指言  
宜遠嬖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納之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邁與狄遵度遊遵  
度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  
評事歷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  
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居注遷祠  
部員外郎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有盜慈孝寺  
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就繫李絢以屬史考掠

不得其情輒釋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罪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言者以爲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戍卒有告大校受賊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判太常寺遷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暴中風卒中立頗以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慶曆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奏院爲賽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沈邈字子山信州戈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知候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慶曆初爲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爲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除樞密使而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鹽鈇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



運加按察使邈與張昱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使京東歲餘入為侍御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邈疎爽有治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歲遊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閭里婦女笑言無間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繇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閹宦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顯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列傳卷第六十一

列傳卷第六十二

宋史三百三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晨脫等奉勅修

張昱之

魏瓘 弟琰

滕宗諒 劉越附

李防

趙湘

唐肅 子詢

張述

黃震

胡順之

陳貫 子安石

范祥 子育

田京

張昱之字景山父秘自有傳昱之進士及第補樂清尉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常州知溫州蔡齊薦其才可用擢提點淮南路刑獄

楊崇勳知亳州恃恩爲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昱之廉得寃狀乃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一以漢法從事權度支判官爲京西轉運使加直史館徙河北被邊諸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歲數百人敵旣利其所開地又得亡卒故不爭昱之戒斬伐毋得深入北地卒亦不敢逃還爲塩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爲使置副二人分所領卒爲三部

使援鄰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使爲副數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爲不均通判保州石待舉言於昱之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卽別給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巡檢司雲翼卒惡石待舉遂殺之以作亂昱之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分部攻城使人請懷敏曰不卽來當以軍法從事旣至又以兵自衛昱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兵隨將欲反邪叱去衛者城開田況潛殺降兵數百人昱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旣而坐前事奪職知

號州王則反貝州有言昱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殺使得逸去今乃爲則主謀事平無其人會冀州人段得政詣闕自言嘗爲叔父屯田郎中曇昧免緣坐且言曇以書屬昱之乃下御史按劾雖不得書猶奪三官監鄂州稅知漢陽軍稍遷刑部郎中復待制知湖州徙揚州以光祿卿致仕卒昱之喜吏事所至有聲退居築家廟率子弟歲時奉祠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秘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起絳山闕前張燈與宦者護作宦者挾氣視瓘年少輒誅索侵

擾瓘密以聞詔杖宦者遣之瓘門人魏綱上疏詆天書流海島瓘亦坐是停官復監鄧州稅鄂州茶以大理寺丞知衡山縣通判壽州歷知循隨安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邕州獠戶緣逋負沒婦女爲傭者一千餘人悉奏還其家就除轉運使劉鋹時計口以稅雖舟居皆不免至是而雷化欽廉高州猶未除瓘爲除之減柳州無名役四百人召瓘度支判官尋以罪降知洪州徙梓州路轉運使還知蔡州潭州爲京西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自主客郎中遷太常少卿知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北門鑿東西澳爲水閘以

時啓閉焉拜右諫議大夫再任臨江軍判官史沆性險詖嘗爲瓘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餘椰子煎等餉京師輒邀留之飛奏指以爲珍貨詔遣內侍發驗無有流坐不實廢瓘亦降知鄂州未踰年復爲陝西轉運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吏民憚之內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付府驗治獄未上內降釋罪諫官吳奎言法當執奏而瓘不卽奏行請以廢法論降知越州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堅守不能下於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復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給禁卒五千聽以便

宜從事屬狄青已破賊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權按視還奏以爲不可塞下溪州蠻彭士義叛將發兵討除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荆南瓘以爲五溪之險師行鳥道諸將貪功生事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徠爲上守禦爲下攻取爲失不報後卒如瓘議徙澶州滑州又徙鄧州不行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卒瓘所至整班興人置對未嘗屈史沆王逵以善訟名天下瓘旣廢沆又嘗奏抵逵罪專任機數不稱循吏弟琰琰字子浩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爲吏強敏名齊於

璿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歿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答服琰憫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爲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歿而歿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覲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爲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府晚昏眊縱私人亂法日笞朴無罪吏卒監司劾奏召判刑部仍致仕進衛尉卿卒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

仲淹稱其才乃以秦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熾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慮哉况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

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為罷詔獄特章  
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  
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  
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除宗諒左正言  
劉越者字子長大名人少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  
進士嘗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既贈官又官其一  
子賜其家錢十萬宗諒後遷左司諫坐言宮禁事不  
實降尚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及諷  
貶宗諒降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府徙知湖州元  
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軍入

於定州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  
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謀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  
郡使為備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  
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  
籍定州戰沒者於佛寺祭酌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  
於是邊民稍安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  
州上言朝廷既授范仲淹韓琦四路馬步軍都總管  
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亦帶招討稱號非所宜詔  
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  
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

羌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號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莅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有諫疏二十餘篇

李防字智周大名內黃人舉進士為莫州軍事推官隨曹彬入契丹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括磁相二州逃戶田增租賦十餘萬因請均定田稅又請縣有破逃五十戶者令佐降下考百戶殿三選二百戶停所居

官能招攜者旌賞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遷秘書丞體量二浙民饑建言逃戶田宜即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去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江浙荆湖物價之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即府司軍巡院察冤獄出為陝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水逾歲役民丁甚衆頗廢農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川陝為四路徙防梓州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為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江南早詔與張知白分更西路安撫上言秦義嘗增江淮兩浙荆湖推酷錢民頗煩擾江南以歲饑

權罷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詔悉罷之仍詔義等毋得復增權酷之利遂為江南轉運淮南舊不禁鹽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大輦載江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芻糧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采州之徙知應天府鑿府西障口為斗門洩汴水淤旁田數百畝民甚利之又徙興元府入為三司鹽鐵判官失舉免官後起通判河南府徙知宿延毫三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糾察刑獄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進給事中復知延州更耀潞二州卒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

有論奏朝廷頗施行之其精力過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謁見防命賦詩使還薦之後至宰相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彰武永興昭武三軍節度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新繁縣以吏最命知商州徙隴州興元府再遷太常博士上補政忠言十篇召判宗正寺賜白金二百兩久之上書言元德李太后母育聖躬請祔太宗廟室後用其說冊趙德明假尚書禮部員外郎為官告副使擢殿中侍御史權判三司勾院上言漢帝章以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嶽斷刑之政遂定令毋以十



一月十二月報囚今季冬誕聖之月而決六辟不廢  
願認有司自仲冬留六辟弗決俟孟春臨軒閱視情  
可矜惻者貸之也論如法真宗曰此固善矣然慮繫  
囚益淹久吏或因緣為姦爾相又上書請封禪未幾  
命管勾南宮北宅事東封泰山為東京留守推官禮  
成遷侍御史昇州火命相往致祠兼問民疾若還言  
轉運使劉炤弛職不按部知洪州馬景病不任事皆  
罷黜之糾察刑獄改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湘又言舊制文武常參官日趨朝並赴待漏院  
俟禁門闢乃則辰漏上始放外朝故朝者多後時乃

入望敕正衙門主者察晚至以懲其慢若風雨寒暑  
託病不朝者罪之時帝親製五箴以自儆湘因言宗  
室風化所本宜有以訓厲願特製銘以賜南北即帝  
悅為製宗室座右銘賜寧王元偓以下并及湘且諭  
之曰卿宗姓也故賜卿祀汾陰為考制度副使請如  
周官置土訓錄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日上奏御  
兼判宗正寺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祀太清宮管勾  
留司三司事為鹽鐵副使再遷工部郎中直昭文館  
出知河南府徙河中府為京西轉運使又徙鳳翔府  
延州遷太常少卿知襄州又知應天府進右諫議大

夫復知河南為集賢院學士以疾徙號州卒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其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學者慕之舉進士調郿縣主簿徙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後守雷有終就辟為觀察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閩喜福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御史或薦肅為郡牧判官真宗曰朕欲別用肅遂提點梓州路刑獄遷殿中侍御史人為三司戶部判官

出知舒州遷侍御史為福建路轉運使判三司開拆司再遷工部郎中知洪州尋為江南東路轉運使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遷刑部為龍圖閣待制登聞檢院知審刑院卒子詢

詢字彥猷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天聖中詔許天下士獻文章應詔者百數有司第其善者詢數人而已詔賜進士及第知長興縣後以太常博士知歸州用翰林學士吳育薦為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事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嫌育數與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欲留詢不得已以知廬州凡官外

徒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  
奏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  
不善育詢希其旨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  
異等科漢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  
在位薦之不可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  
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務罷秘閣之試育亦奏  
言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如漢唐漢詔舉賢良文學  
直言極諫之士非有災異而舉唐制科之盛固不專  
於災異也況災異之出或彌年所無則此舉奚設或  
頻歲而有則於事太煩今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

制科隨之則事與時宜又從而更張之使遺材絕望  
非所以廣賢路也仁宗是育言詔禮部自今制科隨  
進士貢舉其著為令時育由制科進帝以為得人故  
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婦故附馬都  
尉李遵最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又寡不使  
更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除  
尚書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徙江西轉運使會  
詔淮南江浙荆湖六路轉運司移文發運使如所屬  
詢爭以為不可乃移福建路還為三司戶部判官又  
判磨勘司出為江東轉運使上言執政純取科名顯

者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起居注闕人帝特用詢遂  
知制誥以參知政事曾公亮親嫌出知蘇州徙杭青  
二州進翰林侍讀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召還勾當  
三班院判太常寺進給事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  
十卷詢少刻勵自修已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悅官  
妓取以為妾好畜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  
子炯附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自有傳

論曰宋承平日久吏多以嚴刻為治晁之辨寃獄配  
姦吏瓘奏還婦女為傭者若干人琰吏事不下於瓘  
脫械縱囚審知姦弊何其明且決也宗諒劉越以人  
生立朝請太后還政越年不逮用聲名與宗諒同矣  
防請罷權酷興水利湘廉問疾苦按不稱職者肅明  
於獄訟皆不多見也然晁之以殺降而奪官瓘以罷  
置對而興謗詢傳會喜進竊非其據雖列侍從君子  
所不與也

張述字紹明遂州小溪人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  
大理寺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  
曰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為之本匹夫有  
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况有天下者哉  
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為孝矣宗廟社稷

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陛下不憂也謂宜  
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  
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聞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  
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  
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  
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  
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  
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  
也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爲罪述

慷慨喜論事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跡後以尚  
書職方員外郎爲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  
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黃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累遷著作佐郎  
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  
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  
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  
至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湖北路刑獄還判三  
司磨勘司擢江淮發運使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爲  
發運使十餘年姦賊狼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

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真宗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  
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  
者臣不敢與之和既至祭溥姦賊數十事溥坐廢而  
震亦為溥訟奪一官罷畏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  
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  
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震  
在真宗朝數論事既卒詔進其官一等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  
書郎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  
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為

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  
其長械送州致之法為青州從事高麗入貢中貴人  
挾以為重使州官旅拜於邸順之曰青大鎮也在唐  
押新羅渤海柰何卑屈如此獨不拜大姓麻士瑤陰  
結貴侍匿兵械服因擬上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被  
陵蔑莫敢發其姦會士瑤殺兄子溫裕其母訴於州  
眾相視曰孰敢往捕者順之持檄徑去盡得其黨有  
詔鞠問士瑤論死其子弟坐流放者百餘人改著作  
佐郎知常熟縣遷秘書丞分司南京仁宗即位遷太  
常博士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政宰相

匿不以聞太后崩順之附疾置自言求其書出宰相家仁宗嘉其意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其後數論朝廷事仲淹愛其才然挾術尚權喜縱橫捭闔以目失明廢州里皆憚焉

陳貫字仲通其先相州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少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寘高第爲臨安縣主簿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刑部詳覆官改秘書丞爲審刑院詳議官歷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人憚

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饑出職田粟賑饑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悉發其餘徙陝西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入爲三司鹽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興屯田徙河東歷三司戶部鹽鐵副使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還朝卒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歸貫上書曰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司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真宗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六害

今北邊旣失右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  
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西  
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地  
之利先居則佚後進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  
瀛州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  
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邪故敵勢  
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  
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恬於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  
京師不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爲府  
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僞地勢之險易彼  
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兵略世  
頗稱之子安石

安石字子堅以蔭鎖廳及第嘉祐中爲夔陝轉運判  
官民蓄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  
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謀者敵動  
靜輒先聞嘗敕邊民戒嚴旣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  
而去璽書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  
州河中府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  
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修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始  
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



之券使隨所得貿易鬻畢而歸券私販爲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倘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卽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餽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召爲戶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目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

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文則一跌不復安石則罷再問以絕曩弊遂爲後法出知永興軍鄧襄陳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

范祥字晉公邠州三水人進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遷殿中丞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祥帥將士拒退之請築劉璠堡定川砦從之歷知慶致華三州提舉陝西銀銅坑冶鑄錢祥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後人

不敢易稍加損益人輒不便語在食貨志提點本路  
刑獄制置解塩累遷度支員外郎權轉運副使古渭  
州距秦州三百里道經啞兒峽邊城數請城之朝廷  
以餽餉之艱不許祥權領州事驟請修築未報輒自  
興役蕃部驚擾青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  
砦官軍戰死者千餘人坐削一官知唐州後復官提  
舉陝西緣邊青白塩改制置解塩使卒嘉祐中包拯  
言祥通陝西塩法行之十年歲成權貨務使緡錢數  
百萬其勞可錄官其子孫景郊社齋郎熙寧中平洮  
岷疊宕河州數千里置郡縣以古渭爲通遠軍權陝

西轉運副使張詵奏朝廷復洮隴故地自將帥至裨  
佐悉有功賞臣見洮渭父老言皇祐中轉運使祥因  
熟羌數被寇掠其部族願輸土置城以爲守禦乃帥  
古渭爲砦祥此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守之利  
矣兵出少挫身黜謀廢臣竊悲之冀推原舊功少賜  
褒卹使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且舒祥忠義之氣詔贈  
秘書錄一子未官者子育

育字巽之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載學  
育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  
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

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西夏  
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  
大戰而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  
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  
役夏人聲言我自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  
雖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觀之其情大可見矣又使河  
東諭韓絳築羅兀二砦始調外郡稍遠邊城前後三  
十萬夫遼州最爲窮僻然猶上戶配夫四百三十四  
僦直計三千緡下者十六人其直十萬輦運所經二  
十二驛宣撫司不先告期轉運使臨時督辦致民皆

破產上下莫敢言獨遼守李宏能約民力所勝而餽  
不失期顧以訴其實翻令鞫罪願貸被劫官吏其芻  
糧在道者隨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蒙德澤神宗  
昏從之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檢正中書戶房  
固辭乃知韓城縣詔往鄜延議畫地界育言保疆不  
如持約持約不如敦信前日疆場嘗嚴矣一旦約敗  
兵拏鬪者跌於前耕者侵於後是封溝不足恃也使  
人左去而兵革右興金繒朝委而烽烟夕舉是持約不  
足恃也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  
愧乎安南行營郭逵趙尙以兵十萬伐交趾行及長

沙病死相屬遼高又不輯睦育疏其不便不從久之  
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  
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劉安  
世暴其閨門不肅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  
堡育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  
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  
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  
地也不報人爲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  
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田京字簡之世居滄州其後徙亳州鹿邑舉進士調

蜀州司法參軍自秦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  
郎爲大理寺詳斷官趙元昊反侍讀學士李仲容薦  
京知兵法召試中書擢通判鎮戎軍夏守贊爲陝西  
經略使奏兼管勾隨軍糧料入對東方略賜五品服  
尋爲經略安撫判官守贊旣罷以武略應運籌決勝  
科及試秘閣與他科偕試六論京自以記誦非所長  
引去又參夏竦軍事會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卽軍中  
問攻守孰便衆欲大舉入討京曰夏人之不道久矣  
未易破也今欲驅不息之師深入敵境與之角勝負  
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不如講和京曰敵兵未

嘗挫安肯降我哉未幾元昊使黃延德叩延州乞降以奇兵出原渭敗大將任福夏竦素不悅京坐是改通判廬州徙知邵武軍提點河北路刑獄事乃上言請擇要官守滄衛鑿西山石臼廢道以限戎馬義勇聚教復給糧置卒守烽燧用奇正法訓兵徙戰馬內地以息邊費凡十餘事仁宗頗嘉納之入爲開封府判官坐械囚送獄道歿出知蔡州徙相邢二州復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據恩州反京縋城趣南關入驍捷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之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僞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衆又

斬以徇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懾服不敢叛州之南關民衆多如城中得不陷賊京有功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係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恩州平以不能預察賊降監鄆州稅先是駐泊都監田斌亦以賊發不能捕待罪兵間及城破從諸將入以功遷宮苑副使而京獨被謫御史言失察賊過輕忘家爲國義獨重不宜左遷乃徙通判兗州又徙知江陰軍知密州歷提點淮南刑獄事京西轉運使累遷兵部員外郎

直史館知滄州轉運使京能招輯流民爲之給田除稅租凡增戶萬七千特遷工部郎中然傳者謂流民之數多不實又強爲人田非其所樂侵民稅地倣古屯田法其後法不成所給種錢牛價民多不償鞭笞督責至累年不能平公私皆患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兵部郎中復知滄州拜右諫議大夫卒京喜論議然語煩而迂頗通兵戰曆筭雜家之術爲人尚氣節少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陰郭京相友善俱以倜儻聞著天人流術通儒子十數書又有奏議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噓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忠且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擊強宗爲衆人所不敢爲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一時雋士妖盜竊發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也



